

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

第4辑

郑鸿学写意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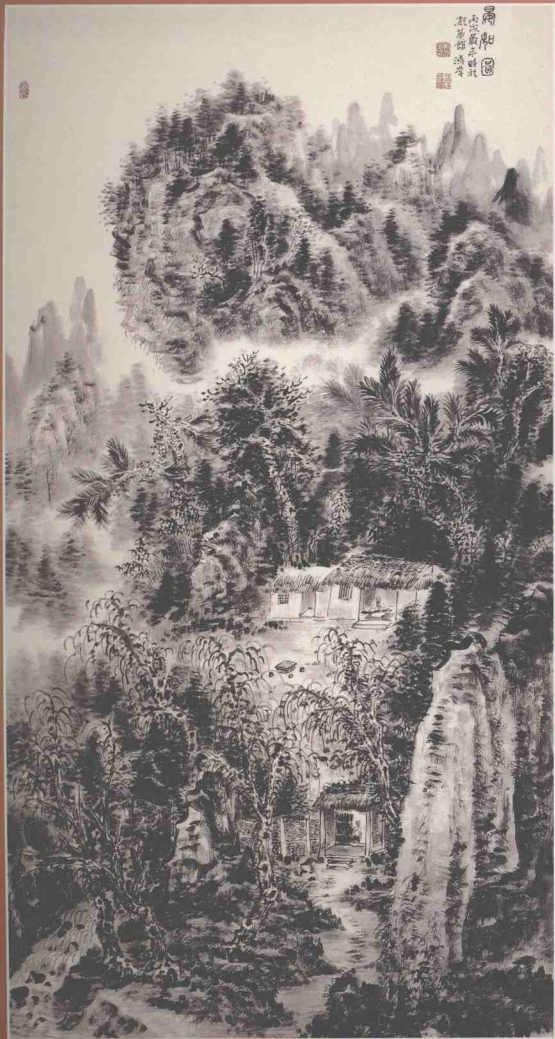
DANGDAI SHILIPAI HUAJIA YISHU YANJIU

ZHENG HONGXUE XIEYI SHANSHUI

主编 贾德江

他笔下的山水，讲究传统笔墨，追摹传统境界，力求将具有古典美感的山水、林泉、草堂、凉亭等意象符号，带入现代环境，予以重组和重构。这是笔底性情与眼中山川的交会融合，是“物化为我，我化为物”的天人感应。





郑鸿学
画
意
山
水
2009.12
中国·北京

图书在原编目 (CIP)数据

郑鸿学写意山水 / 贾德江主编. —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9.12
(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第4辑)
ISBN 978-7-80526-903-0
I. 郑... II. 贾... III. ①写意画. 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J71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1017号

责任编辑 陈朝华
责任印制 宋朝晖
装帧设计 汉唐艺林

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

郑鸿学写意山水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0399 (编辑室)
(010) 64283671 (发行部)
(010) 64280045/84255105
传 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2
印 张 3.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526-903-0



9 787805 269030 >

ISBN 978-7-80526-903-0/J · 803

全套10册定价: 300.00元
(30元系列丛书)

编辑人语

中国山水画自隋唐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其格局宏大、诸法齐备,各朝高峰迭起,名家辈出。纵观历代名家名作,皆传承有序,脉络清晰,内涵博大精深,生机不绝。千百年来,中国画的特征就是笔墨,艺术家的情感、性格、志向、技巧都是通过笔墨来呈现的,舍弃了传统的笔墨样式,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画了。就中国画而言,笔墨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带相对独立性的艺术之美。如何继承并发展,这是摆在所有艺术家面前的一道课题。

当代山水画家郑鸿学深谙其理,传统在他看来,是取之不尽的宝库。他曾下力气精研古今笔墨之法,上至宋元,下逮明清,尤其是宋代范宽、明代董其昌、清代石涛、近代黄宾虹等都曾作过悉心研究。多年来,他博采众家之长,苦修书画金石。尤其是在书法上的长期积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优势。至今他仍学古不依,力求融会贯通。

郑鸿学笔下的山水,讲究传统笔墨,追摹传统境界,力求将具有古典美感的山水、林泉、草堂、凉亭等意象符号,带入现代环境,予以重组和重构。在看似传统的点、线、色、墨中,融入了个人的审美感受与体验,或是超然的心绪传达,或是宁静的心灵栖息,或是精神家园的重新虚拟……这是底意性情与眼中山川的交会融合。“物化为我,我化为物”的天人感应。

在笔墨的运用上,郑鸿学实现了实写与虚写的结合,以笔性与笔型的丰富性与敏感程度,使画面疏密相间,浓淡相宜,虚实错落,传递出与现代人精神渴望相契合的语境。尽管山石的勾勒、林木的点染,以及整体意境的营造处处流露出古典意境,却不乏清新隽永、厚重浑然。这一切,构成了郑鸿学山水画的特色。目前,他正朝着这条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之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向前推进。



文 / 贾德江

■ 郑鸿学

■ 凝华馆主、倚山草堂主人。

■ 1969年生于甘肃陇西,祖籍临洮。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训,好书法,擅国画,喜诗词赋。曾修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家画院。

■ 书法以颜鲁公、李北海为基,上溯魏晋,浸淫王右军一路,尤喜钟元常、王觉斯、董香光、徐文长、谢无庸诸家;山水画近取黄宾虹、陆俨少、黄秋园,并由此筑基,上溯清明元宋,于历代大家中独喜性情开张一路。往往悟道于一宣之内而思接千载,神游万里,或为前贤际遇之不平,独感慷慨;或得悟古法玄机而疾走狂呼,如痴如醉,不一而足其貌……

■ 信古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乃登泰岳、嵩岳、华山、五台、峨山、雁荡、峻峭、太行、王屋、峨嵋、青城、九寨、黄龙……俱遍胜景,必披图面对,坐穷四荒。每疾白云出岫,去留无意,多叹人生兴衰,世事纷纭,辄生出尘之思。

■ 主张中国画须以国学为根基,借古开今,乃千古不易之道。

当代山水画家郑鸿学艺术档案

封面/烟收翠峰开(局部) 2009年 纸本

封底/晏如图 2007年 纸本 136cm×68cm



天地一心 乾坤一石 2009年 纸本 40cm x 46cm



云林笔意 2007年 纸本 40cm x 40cm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进程中，虽然朝代更替、世事纷坛，但总有一种恒久不变之道以一贯之。从古至今，形成这帮人世代相传的文化精神，它超越于物质金钱之上而高扬起道德的旗帜。这种精神，从哲学层面讲为儒、释、道，从艺术层面讲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记得黄宾虹先生在写给理岩大师的书信中，曾提到中国书画艺术（特指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以书法为根基的笔墨品评体系），他认为：“艺术超然，浩渺无界，惟宗教与图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非徒劝善惩恶，直使凶顽怪异，感化于无形。以一人身体之修养论之，可以消除百病，古云恃健药，以全世界论之，可以戡戡兵戈，虞廷舞干羽于两阶而服蛮民……”（黄宾虹书信集）我甚至认为，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书法与绘画，其本质就是宗教。纵观千百年来书画进程，其间有多少大儒、释徒、高士，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皆痴迷于此，陶冶性情，变化气质，形成一道独特的笔墨文化景观，从而展现出华夏民族丰富的人文性格；执著中不失允当，沉静里充满生机。对于我们后来者，如何承华夏文脉，传先祖道德，就不应该视笔墨文化于不顾。

重传统就是重古意，重前贤，重斯世得以绵延相传之“法理”；重创新就是重自我、重个性，重生命得以精彩活泼之“情趣”。此二者凡大家皆可偏得而不能尽废也。画得传统蒙养则“文”，得自然造化则“真”，“文”则雅，“真”则朴，一味求“文”则流于“法障”，一味求“朴”则疏于“野狂”，兼而得之，画道成矣！

能得古人之貌已属不易，实可嘉勉；进而能得古人之神者，更为难求！画史中称其为“透网鳞”者，要能入得去，还须跳得出。仅靠每日苦练尚难成就。对待传统，正如古人注疏“六经”，以万应万是我注六经，以一应万就是六经注我了，关键是守“一”，“三藏十二部，让他给人悟，八万四千方，饶予他人行”，须知万法皆空，才可见性明心。

彦鲁兄有一句话我以为值得一记，大意是：那些我们老祖先用心创造的作品，如果你不用相近的心灵去感受，它们将永远沉睡在历史之中。见贤思齐，关键是见贤还得识贤，学传统，一味“创新”之人目中无贤，最后就只有唯我是“贤”了。我们的时代伪“贤”多。

画造造化，“夺”字最难，山水画非西方风景画，也绝不是简单的水墨写生。以西学为基础的学院美术教学于传统山水画则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习山水者须善借力。聪明的人不是一开始就走自己的路，那样，人生太短，三两个弯路就已经没有回头之功了。路之开始，一般是大道，尽管照老前辈走过的路走下去，风光处处可以入眼，古今中外皆可以欣赏，然而不可迷失，大道平方正直，一路走去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蹊径独辟，是在一定的高度之上，应该是源于古法、源于生活，在与同时代画家相比较过程中形成的。世上没有哪个人不用吃饭就长大，这还是要学传统的原因。

有才无气，其才不扬；有气无才，其气不轩。大家山水，观其局部皆可知其大概，其中妙处尽在笔墨。笔墨之妙关乎性情、修养，大师腕底，自有一种势不可遏之气度。画人须“善养吾浩然之气”也。

齐白石“才大气粗”，下笔旁若无人，纵横挥洒，有布衣王侯气度；黄宾虹“披乱反正”，浑沌中秩序井然，物理不失，有哲人巨匠风范；吴昌硕“所向披靡”，笔力古拙浑穆，老辣生涩，有统帅千军之气概。

中国画是“有标没准”的，标是历代大师，有标可以知高度，然而，对于大师，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选择的切入点也大相径庭。正如王羲之是书圣，学之者甚多，代有才俊，而面貌各不相同。不要怕成不了画家，只要你愿意，“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修不成佛，修成菩萨心肠未尝不能。



黄宾虹千笔万笔，无非说一“理法”，齐白石一笔两笔，处处不离“性情”。黄翁善用乘法，白石善用加法。如果用“繁”来比喻扎实，齐白石往往不扎实；如果用“简”来说明“精妙”，黄宾虹绝对太繁琐。繁简不在意不在貌，正如拉皮筋，你需要掌握皮筋能拉到多长才不会扯断，能缩到多短才不会松弛，这样，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玩家。具“文心”还得善“雕”，方可成“龙”，变化于莫测，神驰于无象，于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间，寻求自我之精神。对于山水画家来说，不仅仅需要从真山水中悟道，更需要从人生中悟道，因为，山水之道不仅合于官道、商道、文道、武道……更重要的是合乎做人之道，“温文尔雅，然后君子”，“德不孤，必有邻”，“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大多数已经将书法排除在教学之外了，这也许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往往认为书法不实用而忽视它，殊不知现代人正是因为活得太实在而空虚乏味，缺少精神。书法在智育教育中的作用要比让学生喊多少“爱祖国，爱人民”重要得多。记得已故山东大学教授许思园先生曾说过：“从古迄今，书法为最普遍、最实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因而陶冶成世界上最能鉴赏形式美的民族，中国之篆、隶、行、草，山水花鸟画幅，玉器与园庭布置，皆无上美妙，发扬民族文化，必须恢复其固有之艺术境界，否则，精神不能自立，前途殆不可言……”

儒家讲“正心诚意”，道家讲“虚怀若谷”，佛家讲“心外无佛”……首先是讲解决人心的问题，而书法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守法、遵道、平心静气，潜移默化过程，一如春雨润物。若论文化修养，古代中国读书人，不见得比现在的大学生差，因为古代教育更讲文化、讲做人、讲修德。而现在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上网、聊天、打游戏了……我觉得，不仅中小學生要写书法，甚至大学生也要写，而且要把书法列入智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上升到考试的高度来重视。

书法是中国文化根脉，一个中国画家书法基础不行，肯定走不远。书法的欠缺，已经成为我们许多“名家”欲补不能的“硬伤”。“美妙”、“书协”分家对中国书法和中国画来说是个悲剧，因为在中国画领域，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位不谙书道的大家，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至今缺少真正大家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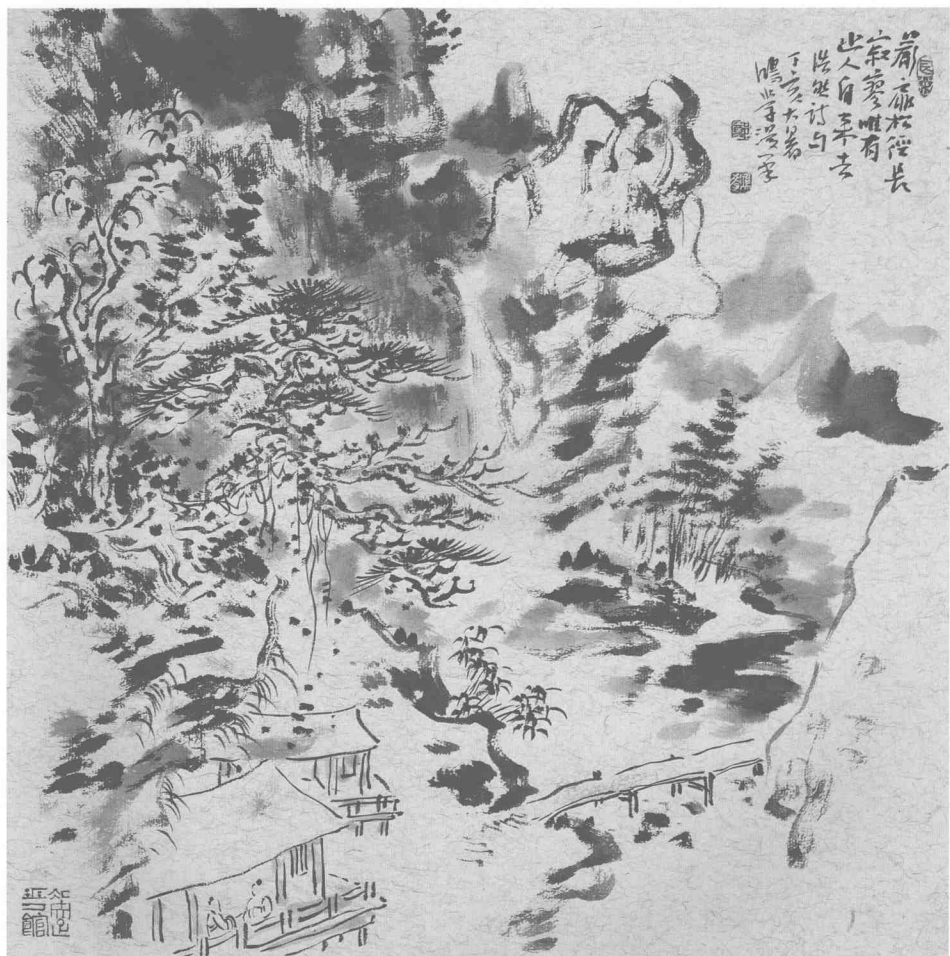
清居无尘 2007 纸本

33cm x 53cm

(右图)

岩岸松径 2007 纸本

33cm x 53cm





雪泥鸿爪

——倚山草堂随笔之二

郑鸿学

谢无量之散淡与徐文长之奇肆，仿佛两不相干，然余皆深爱之；往往取两帖在手，反复临习。临徐则似徐，临谢则似谢，然抛开两帖，则不知有徐，亦不知有谢，此余书之大概。屈指数年间，所临法帖不下数十种，其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石涛“画语录”，多适用于笔墨有修为的画家，对于功亏翰墨者，则成无法之借口。观今日画坛：“古法茫然，妄以己意炫奇，流传谬种，为时所趋，遂使前辈典型，荡然无存，至今日而澜倒益甚，良可慨也！”（王时敏论画）余以为此论在当时稍觉保守，石涛“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无疑有醍醐灌顶之功。而今日之画坛，实已大异从前，竟言创新，古法湮灭，甚或已非人之“须眉”、“肺腑”，若大漆子复生，吾想象其定然为之惊呼：一画之法不传，则吾道必衰微矣！

画家重复前贤，并不可怕，那是“见贤思齐”，是学习中国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最怕的是重复自己，找到一个“样式”，自以为创造了一种经典，然后一头扎进去，弄上个几十年，日日都在重复那个毫无生命的躯壳。对于人生，这才是最为可悲的，这简直同后工业时代对人的异化——让人变成机械没有什么两样。中国书画是最具性灵的传统文脉精华，而在这样一个以金钱决定一切的时代，有时竟沦落成这般的无聊，令人悲哀。

程大利先生乃人美出版社总编，在2008年《美术报》对驻京六大学术掌门人新春访谈中，他指出：

一、传统文化以及其具体体现之笔墨艺术正在被边缘化和虚无化。

二、中国画比任何艺术对文化的要求都高。

三、“五四”以来一百年的“传统”，主要是“反传统”。

四、“艺无古今”，无先进落后之分，应坚持中国画的本体精神的纯粹性。

余以为，先生实乃当今画坛真知灼见者。

拟黄宾虹笔意

2009 纸本

135cm × 45cm

北海濠
濠間
丁亥秋
鴻博時
於子集

[illegible]

潤底香
松不染塵

近中
館



於軒窗鐵鏤煥然出潤軒
 居然高閣自蒼翠
 造爲人
 情無窮隱思脫凡落子
 寒木外自變九宇日都
 比唐人貽能一而可
 新治時於京華得口
 景畫情出字

22

北海瀟漢間 2006年 紙本 34cm X 68cm

涧底青松不染尘 2006年 纸本 34cm x 68cm



烟收翠嶂开 2009 纸本

220cm x 65cm



问道

郑鸿学

邈邈吾道兮，
天路遥遥。
溯本同源兮，
代有高流。
法海漫漫兮，
笑余之痴迷。
心劳而神悴兮，
复为之摧腰。

恨知音之难觅兮，
愚前贤之不我见。
恐世风之嚣嚣兮，
湮灭乎吾道。
悔欲海之尊尊兮，
迷失乎本心。
羨长松之落落兮，
叹岁月之易逝。

望空谷之幽幽兮，
若吾心之沉郁。
蓦然回首日将暮兮，
独凭栏以远眺。
问吾道之何在兮？
终惶惶而心忧。
怅然不知所之兮，
且放怀以高歌。

复援笔走墨兮，
幻化墨池出北冥。
优游情然而神纵兮，
吾心为之大快。
快哉兮快哉，
此道之所求。
即心即道即我求兮，
吾更何求？

戊子秋故作《降山问道》巨幅，略生古人之心。时正读屈子辞赋，遂拟其行文而成斯赋。抒己之思、发己之情，不复计其工拙。聊复尔尔。



悟道青城之一 2009 纸本

45cm × 68cm

雪泥鸿爪

——倚山草堂随笔之三

郑鸿学

昔余修业于国家画院，听龙瑞、李宝林、姜宝林诸先生授课，颇多获益，其中提及中国画之“临古”，为学者法门，与吾一贯主张相合处多矣；又言：年轻时须打基础，中年多读书游历，晚岁方可创新求变。虽是老生常谈，实从百千历练中得来。后讲时弊，谓昔日参加全国美展评选工作时，欲得一颇具传统诗意空灵之作，何其难哉！

批评时下画展：过润、过大、过实、过工、过做作之弊，话语间，透出对传统书画前途之忧虑，真令吾辈后学为之感动。

董玄宰临米海岳《楚山清晓图》，用笔清逸幽淡，意境萧疏空寂，高妙之极。余偶临之觉其中布白极其高明，似呆板实空灵，若不经意而意在其中，空中生妙有，虚处隐禅机，清人王麓台深得其中三昧也。

评中国画，余之观点：不以价论，不以名论，不以年龄论，不以位爵论，不以亲疏论，不以新旧论，不以繁简论，其关键在笔墨功力、文化内涵、人品修养、才情禀赋，若其中缺一者，不能称佳。

有情万物，顾盼生趣，互为轩轻，各自渊默，非有心之人，不能通其神韵，故须凝神静虑，妙悟造化；于物于理，明澈通透，合天地之气于一心，汇一心之妙于一管，放浪形骸，无挂无牵，一任自然，落于纸上，遂成千古文章。

写生能入此等境界，乃高人一筹也。

梅兰芳论戏曰：是戏要带三分生，不能“油”，要像第一场那样认真。以此论书画之道，甚妙！熟而后生真不易也！

画者欲于此道中有所建树，形成自家审美之意念实为根本，观历代山水家中：范华原堂正，董北苑郁秀，黄公望萧散，倪雲林冷寂，王黄鹤繁茂，吴仲圭沉郁，董玄宰明净，王麓台拙秀，黄宾虹华滋……举凡大家，皆有其独特之审美观，此是本性使然。画者须发明自性，守一而化，成就自我面貌，然发明自性真不易也。佛家云：自性开示，即见如来。守住本来，即艺成道，吾辈须于墨海中立定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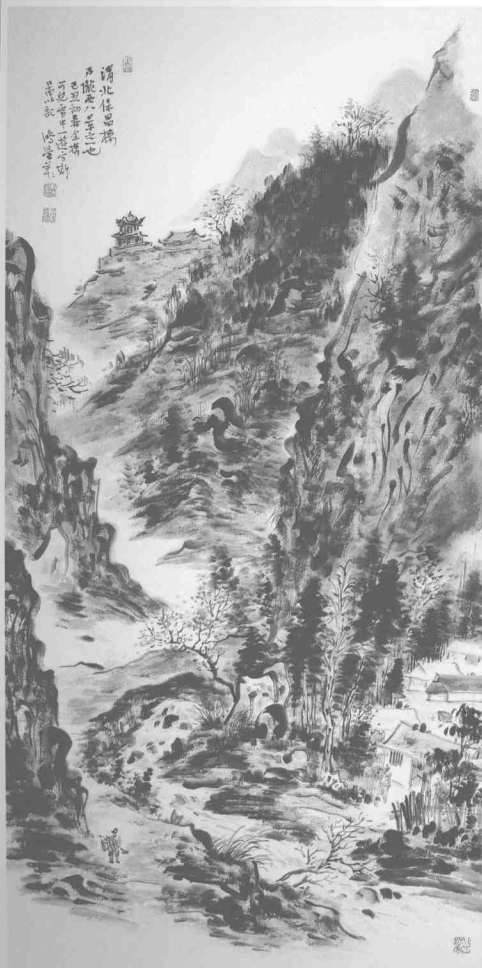
(右图)

林泉养真图 2008 纸本
66cm x 66cm



此作乃吾弟
臂臂地有所
或乃言貌
之士也
者乃水屋
性也

戊子之夏 邵周



(右上图)

2008 纸本

远岫孤云

136cm x 68cm

(右下图)

2008 纸本

山水畅神

136cm x 68cm

渭北保昌楼纪游

2008 纸本

136cm x 68cm

